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二一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宥焜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李清登

集部九

歷代詩話　詩文評類

提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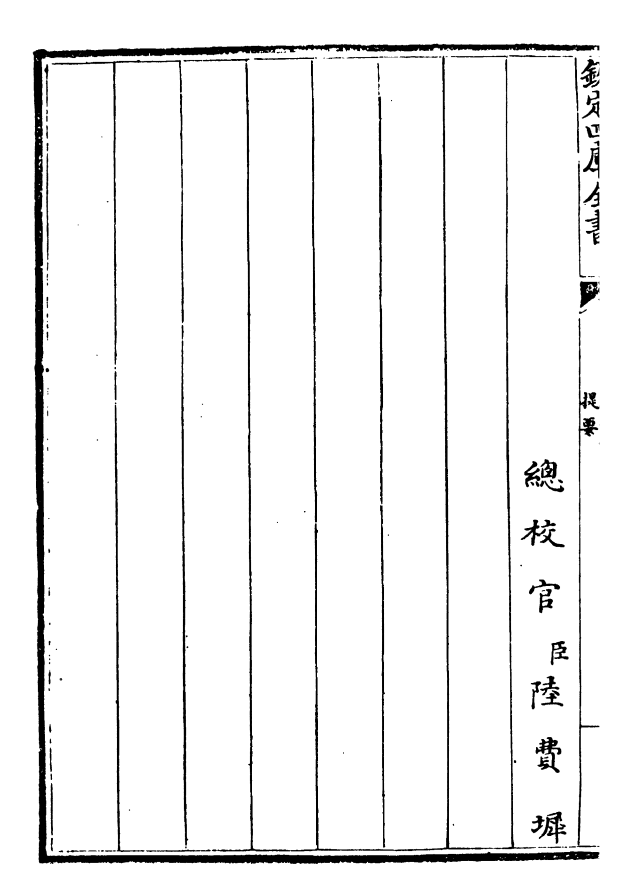
臣等謹案歷代詩話八十卷

國朝吴景旭撰景旭字旦生歸安人是書前後無序跋而中有塗乙之處蓋猶初定之藁分為十集以十干為目甲集六卷皆論三百篇乙集六卷皆論楚詞丙集九卷皆論賦丁集

六卷皆論古樂府戊集六卷皆論漢魏六朝詩己集十二卷前九卷論杜詩後三卷為杜陵譜系庚集九卷皆論唐詩辛集七卷皆論宋詩壬集十卷前三卷論金詩後七卷論元詩癸集九卷皆論明詩其體例仿陳耀文學林就正每條各立標題先引舊說于前後雜采諸書以相考證或辨其是非或參其異同或引伸其未竟或補綴其所遺皆下一格書

之有舊說所無而景旭自立論者則惟列本詩于前而以己意發揮之雖皆採自詩話說部不盡根柢于原書又嗜博貪多往往借題曼衍失于芟薙然取材繁富能以衆說互相鈎貫以參考其得失于雜家之言亦可謂淹貫者矣較以古人固不失苕溪漁隱叢話之亞也乾隆四十六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歷代詩話卷一

歸安吳景旭撰

甲集上之上

三百篇

關雎

小序關雎后妃之徳也先儒議其詩雖若專美太姒而實以深見文王之徳序者徒見其詞而不察其意遂壹

以后妃為主而不復知有文王失之矣至於化行國中三分天下皆以為后妃所致則是禮樂征伐皆出於婦人之手而文王徒擁虚器以為之君也其失甚矣南豐曽氏曰先王之政必自内始故其閨門之治所以施之家人者必為之師傅保姆之助詩書圖史之戒珩璜琚瑀之節威儀動作之度其教之者有此具然古之君子未嘗不以身化也故家人之義歸於反身二南之業本於文王豈自外至哉世皆知文王之所以興能得内助

而不知其所以然者葢本於文王之躬化故內則后妃有關雎之行外則羣臣有二南之美與之相成其推而及遠則商辛之昏俗江漢之小國兎罝之野人莫不好善而不自知此所謂身脩故國家天下治者也此說庶幾得之

吳旦生曰大中年間博士沈朗表稱關雎后妃之徳不可為三百篇之首今别撰二篇為堯舜詩取虞人之箴為禹詩取大雅文王之篇為文王詩請以此四

詩置關雎之前其論雖甚狂悖然亦據序而不自知其謬也又見漢儒之稱詩者漢書杜欽傳云佩玉晏鳴關雎嘆之李奇云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周康王后不然故詩人歎而傷之臣瓚云此魯詩也後漢紀楊賜上書云昔周王承文王之盛一朝晏起夫人不鳴璜宮門不擊柝關雎之人見幾而作注此事見魯詩今亡失矣揚子云周康之時頌聲作乎下關雎作乎上習治也故習治則傷始亂也史記云周道缺

詩人本之衽席而關雎作列女傳云康王晏出朝關雎預見春秋説題辭云人主不正應門失守故歌關雎以感之其他傳會無論如魯齊韓皆以關雎為康王政衰之詩朱子惡其違夫子不淫不傷之訓故辨之云儀禮以關雎為鄉樂又為房中之樂則是周公制作之時已有此詩矣若如魯説則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儀禮不得為周公之書則周之盛時乃無鄉射燕飲房中之樂而必有待乎後世之刺詩也其不

然也明矣且為人子孫乃無故而播其先祖之失於天下如此而尚可為風化之首乎

關雎畢公所作補傳謂得之張超或謂得之蔡邕亦悮

卷耳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

吳旦生曰爾雅謂之蒼耳廣雅謂之枲耳陸璣草木疏云葉青白似胡荽白華細莖蔓生可煮為茹滑而

少味四月中生子正如婦人耳中璫今謂之耳璫草

鄭康成謂是白胡荽幽州人呼爲爵耳一名羊負來

俗呼爲道人頭蘇東坡云蒼耳花葉根實皆可食食

久使人骨髓滿膚理如玉長生藥也雜療風痺癱瘓

癃瘧瘡痒尤治金瘡劉貢父詩蒼耳傅愈風及秋始

堪採惟昔沙塞隂偶從羊負來又云澡身得此道人

頭使我有意煙霞上

隔句韻

肅肅兔罝椓之丁丁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吳旦生曰古音略例云罝與夫叶丁與城叶此隔句用韻叶音之變例也與魚麗之詩罶與酒叶鯊與多叶例同朱晦翁云韓退之作張徹墓銘用此法因攷其銘曰嗚呼徹也世顧慕以行子揭揭也噎喑以為生予獨割也為彼不清作玉雪也仁義以為兵用不缺折也知死不失名得猛厲也自申於闇明莫之奪也我銘以貞之不肖者之呾也方崧卿云此銘以徹

揭割雪折奪咀為韻而行生清兵名明貞自為韻晚唐章碣好新作一律云東南路盡吳江畔正是窮愁暮雨天鷗鷺不嫌斜雨岸波濤欺得逆風船偶逢島寺停帆看深羨漁翁下釣眠今古若論英達算鴟夷高興固無邊此亦上下句仄平各押韻想亦戲效此法也

芣苢

采采芣苢薄言采之

吴旦生曰說文芣苢其實如李令人宜子周書所說

余因覯周書王㑹云康人以桴苡桴苡者其實如李

食之宜子此說文引之以為即此也然按隋書康國

康居之後也漢西域傳康居去長安萬二千三百里

山海經芣苢木也故王基云王㑹所記雜物奇獸皆

遠國各齎土地異物以為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

是芣苢為馬舄之草非康居之木也陸璣草木疏云

芣苢一名馬舄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在牛跡中生

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爾雅注云江東呼為蝦蟆衣

勿拜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

吳旦生曰唐語林載劉禹錫與韓柳詣施士丐聽說詩云甘棠勿拜如人身之拜小低屈也勿拜則不止勿翦按士丐通毛鄭詩朝之賢士大夫從而執經考疑者繼於門讀詩紀亦引此說可補毛注之缺

廣韻作勿剪勿扒

委蛇

楊升菴曰委蛇委蛇陸農師云魚屬連行蛇屬紆行委蛇義葢取此司馬彪莊子注委蛇泥鰌也管子注委蛇澤鬼名紫衣朱冠又委丘地名楚辭白蜺嬰茀注白雲委蛇若蛇左傳衡而委蛇必折蘇秦傳委蛇蒲伏索隱曰面掩地而進若蛇行也按漢書郊祀歌旗委蛇西京賦聲清暢而蝼蛇注聲餘詰曲也韓詩作逶迤引石經

作逶迤又作禕陀韓退之詩委陀結糾後漢書邳彤贊委陀還旅李鉉字辨作倭袉

吳旦生曰升菴以韻會引而未盡特為廣之然猶未盡不若洪容齋詳攷之云此二字凡十二變一曰委蛇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毛公注行可從跡也鄭箋委曲自得之貌委委於危反蛇音移左傳引此句杜注云順貌莊子載齊威公澤中所見其名亦同二曰委他詩君子偕老委委佗佗毛注委委者行可委曲從

迆也佗者德平易也三曰逶迤韓詩釋上文云公正貌說文逶迤斜去貌四曰倭遲詩四牡騑騑周道倭遲注歴遠之貌五曰倭夷韓詩之文也六曰威夷潘岳詩迴谿縈曲阻峻阪路威夷孫綽天台山賦既克隮於九折路威夷而脩通李善注引韓詩周道威夷薛君曰威夷險也七曰委移離騷經載雲旗之委蛇一本作逶迤一本作委移注雲旗委移長也八曰逶移劉向九歎遵江曲之逶移九曰逶蛇後漢費鳳碑

君有逶蛇之節十曰蝼蛇張衡西京賦女娥坐而長歌聲清暢而蝼蛇李善注蝼蛇聲餘詰曲也十一曰遪迆漢逢盛碑當遂遪迆立號建基十二曰威遟劉夢得詩柳動御溝清威遟隄上行余又觀王伯厚詩攷作禕隋衡方碑云禕隋在公隸釋又偕老篇禕禕它它爾雅音義同又地理志右扶風郁夷縣注引四牡篇周道郁夷顔氏云韓詩郁夷言使臣乘馬於此道則是容齋又未備矣

禂

抱衾與禂

呉旦生曰楊升菴謂禂當音條今閩中亦呼寢褥為條子余按箋禂木帳也疏漢世名帳為禂蓋因於古鄭志今人名帳為禂然觀容齋三筆云鄭箋禂者牀帳也謂諸妾夜行抱被與牀帳待進御蓋諸侯有一國其宮中嬪妾雖云至下固非閭閻賤微之比何至於抱衾而行況於牀帳勢非一己之力所能致者其

說可謂陋矣此詩本是詠使者遠適夙夜征行不敢慢君命之意

汜

江有汜說文引作洍徐鍇曰洍葢汜之别體也

吳旦生曰製字之義可以見五行衰絶葢水土絶於巳故汜字之訓為窮瀆圯字之訓為岸圯及覆逸雅云水決復入為汜汜巳也如出有所為畢巳而還入也此語最合製字微意謝惠連詩憩榭面曲汜注亦

引水決復入之訓按河水決而復入者為灘河之有

灘猶江之有汜也

楚辭遵江夏以流亡江大江也夏水也或以為自江

而别以通於漢還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其入

江處今名夏口即詩所謂江有汜也洪氏云水經夏

水出江流於江陵縣東南注謂江津豫章口東會中

夏口是夏水之首江之汜也

平王

楊升菴曰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也猶書稱寧王格王易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也汲冢周書云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國語云興王賞諫臣逸王法之其稱謂皆類後世之謚耳

吳旦生曰毛氏注武王女文王孫適齊侯之子鄭氏不立說其意以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若所謂武王載旆成王之孚非指武與成者此升菴

之說所自出也按容齋五筆云春秋魯莊公元年當周莊王之四年齊襄公之五年書曰單伯送王姬繼之以築王姬之館于外又繼之以王姬歸于齊杜預注云王將嫁女于齊命魯為主莊公在諒闇慮齊侯當親迎不忍便以禮接於廟故築舍於外末書歸于齊者終此一事也十一年又書王姬歸于齊傳言齊侯來迎共姬乃威公也莊王為平王之孫則所嫁王姬當是姊妹齊侯之子即襄公威公也二者必居一

於此矣

鄭漁仲云何彼穠矣之詩平王以後之詩也注以為武王之詩而謂平王為平正之王齊侯為齊一之侯蓋毛鄭以頌皆成王時作不應得稱成王康王故昊天有成命云成王不敢康為成此王功不自安逸執競之不顯成康謂成大功而安之噫嘻之成王謂成是王事惟以名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惟以周頌為成王時作故不得不以成王

為成此王功也不知名南中甘棠行露之美名公既
没之後在康王世也何彼穠矣作於平王已後亦猶
是也不必謂武王詩大雅中大明之維此文王靈臺
之王在靈沼皆後世詩人追詠之辭何嘗作於文王
之世周頌之美成王亦猶是也不必謂成王時作

騶虞

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
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於是所尊敬者

不敢以節待敬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戴埴云天子田獵七騶虞虞人也言文王田獵雖騶從虞人之賤皆有仁心故歎美之

吳旦生曰歐陽詩義引賈誼以證毛鄭之失謂當毛詩未出之前說者不聞以騶虞為獸漢儒多言鳥獸之祥然猶不以為言是初無此義余觀魯詩傳曰梁騶天子之田齊詩章句騶虞為天子掌鳥獸官此與賈誼同義矣然按王勉夫云相如封禪書囿騶虞之

珍羣徼麋鹿之怪獸又曰般般之獸樂我君囿白質黑章其儀可喜師古注騶虞也則是騶虞之獸果見於武帝之時矣太公六韜淮南子皆曰文王拘於羑里散宜生得騶虞獻紂張平子東都賦囿林氏之騶虞何平叔景福殿賦騶虞承獻素質仁形晉安帝時新野有騶虞見以騶虞為獸者似此之類甚多不可謂無是獸也太公在毛鄭之前相如淮南王與毛公同時在鄭之前其言亦爾則是毛鄭之釋不為無據

又按埤雅云騶虞尾參於身白虎黑文西方之獸也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山海經云林氏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吾詩義疏亦作騶吾嚴氏作騶御東方朔傳作騶牙廣韻作騶驉琴操作鄒虞

墨子云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虞

吳才老以虞字音牙叶葭與豝又音五紅反叶蓬與豵焦弱侯謂葭與豝為一韻蓬與豵為一韻吁嗟乎

騶虞自為餘音不必叶也如麟之趾趾與子為韻麟之定定與姓為韻于嗟麟兮亦不必叶也殷其靁黍離北門章末語不入韻皆此例

柏舟

楊升菴曰汎彼柏舟其疏云舟載渡物者今不用而與衆物汎汎然俱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韋蘇州詩春潮帶雨晚來急野渡無人舟自横本此

呉旦生曰焦弱侯謂古注汎汎然流水中葢言寡婦

無夫可依故汎汎然如河中不繫之舟無所倚恃誠

潑居之善自況者也按列女傳以柏舟之堅自比孔

子讀柏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奪亦自取堅之義

嚏

寤言不寐願言則嚏

吳旦生曰輔氏箋今俗人嚏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

也洪容齋因謂今人噴嚏不止者必噀唾祝云有人

說我李濟翁云注願猶思也言猶我也葢他人思我

我則嚏之也箋稱每嚏云人道我以為他人說我我則嚏此正得其願言者非呪願之願非語言之言今謂自祝乃由誤觧詩句耳余按逸雅嚏踕也聲作踕而出也月令季秋行夏令則民多鼽嚏音求鼽者氣至於鼻嚏者聲發於口皆肺疾則嚏亦人身所自致者耳然觀漢藝文志雜占十八家三百一十卷內嚏耳鳴雜占十六卷注云嚏丁計反漢世實有此法宜漢儒以之入箋也

鸗雌

匏有苦葉篇云有鸗雉鳴又云雉鳴求其牡

呉旦生曰顔氏家訓謂毛萇云鸗雌雉聲又云雉之朝雊尚求其雌鄭玄注月令云雊雄雉鳴潘岳賦曰雉鸗鸗以朝雊是則混雜其雌雄矣五臣注謂有鸗雉鳴則云求牡及其朝雊則云求雌今曰鸗鸗朝雊者互文以舉雄雌皆鳴也余觀說文雊雄雌鳴也雷始動雉鳴而雊其頸从隹从句長箋亦云雌雄相答

故从句謝靈運詩嚶嚶鞏方雊殆與安仁同此意邪

奠雁

雝雝鳴雁旭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焦氏筆乘曰親迎執雁先儒謂取不再偶之義竊恐未然葢古人重冠昏皆以士而用大夫車服不以為僭大夫相見執雁昏禮既以士而服大夫之公服乘大夫之墨車則見婦翁不得不用大夫之贄禮矣士宜執鴙奚執大夫之雁取其攝盛也若謂親迎之始遂期其將來如孤雁失不

再偶可謂祥乎冠禮三加幞頭服公服革帶納鞾執笏與此同義

吳旦生曰說文徐鉉云雁知時鳥大夫以為贄昏禮用之故从人五晏切後漢昏禮首玄纁羊雁解云雁則隨陽鄭玄云取順陰陽來往也白虎通云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鹽鐵論云嗈嗈鳴鴈朝日始旦登則前利無蹈後害此言婚姻以禮則有利而無害也據此則古禮所取者自有義在

而不再偶誠贄說矣

按周官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雁以知保身又欲有去就之義而不失其序故執雁也春秋繁露云大夫用雁雁有類長者在民上必有先後雁有行列故以為贄劉明錫明贄論云在人之上而有先後行列者雁也故大夫執焉則是奠雁同於執雁或亦有謹身别序之意乎當不止取其攝盛致若後世讚美之虛文也

茶苦

車若水曰詩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荼苦菜也周禮掌荼以供喪事取其苦也東坡詩周詩記苦荼茗飲出近世乃以今之茶為荼荼今人以清頭目自唐以來上下好之細民亦日數椀豈是荼也

吳旦生曰本草茗苦荼爾雅檟苦荼注云樹小似梔子今呼早采者為荼晚采者為茗一名荈蜀人名之苦荼說文苦荼荼也徐鉉云此即今之茶字趙凡夫

云木而從草短同於草也茗茶芽也古不食其芽故九經無茶字凡茶皆苦荼也嚴氏詩緝云詩有三荼一曰苦荼誰謂荼苦堇荼如飴是也二曰穢草以薅荼蓼是也三曰英荼有女如荼是也王勉夫則言荼有數種非一端也詩曰誰謂荼苦其甘如薺者乃苦菜之荼如今苦苣之類周禮掌荼毛詩有女如荼者乃苕荼之荼也正萑葦之屬惟荼檟之荼乃今之茶也據此則荼之種類有異而苦荼之為茶自古為然

矣東坡謂周詩記則不辨其種而若水以為荼不可言荼只是不多讀書耳

彤管

貽我彤管彤管有煒

呉旦生曰王介甫言俟我于城隅靜女之俟我以禮也貽我彤管靜女之貽我以樂也徐安道注音辯云彤赤漆也管謂笙簫之屬按古今注云彤管赤漆耳史官載筆以志心事也彤管有煒注煒赤貌箋云彤

管赤管也疏必以赤者欲使女史以赤心正人謂赤心事夫人正妃妾之次序也鄭注古者后夫人必有女史彤管之法史不記過其罪殺之後漢皇后妃序云女史彤管記過書過左傳定公九年靜女之三章取彤管焉杜預云靜女三章之詩雖說美女義在彤管彤管赤筆女史記事規誨之所執以此考之不聞謂之樂也漢官儀注云尚書令僕丞郎月給赤管大筆一雙搜神記云王祐病有鬼至其家留赤筆十餘薦下曰籍之出入辟惡凡舉事皆無恙則彤管又若祓不祥者

相鼠

白虎通諫諍篇曰妻得諫夫者夫婦榮恥共之詩云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此妻諫夫之詩也

吳旦生曰陸璣詩義疏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頭上跳舞善鳴孫炎云相地名按地志相州與河東相鄰則知相州有此鼠詩人蓋取譬焉若毛氏以相為視則視物之有體與皮者皆可以喻禮何必

取鼠哉錄異記云拱鼠見人即拱手而立人近欲捕之即躍而去文子云聖人師拱鼠制禮韓退之城南聯句云禮鼠拱而立

五馬

珊瑚鉤詩話曰五馬之事不見於書以詩言之孑孑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之良馬五之周禮注云州長建旟太守視之漢御五馬或云古乘駟馬車至漢太守出則加一馬漢官儀注云

呉旦生曰潘子真詩話禮天子六馬左右騑三公九卿駟馬左騑漢制九卿則二千石以右騑太守駟馬而已其有加秩中二千石者乃右騑故以五馬為太守美稱余喜此説最當因攷漢書郡守秦官掌理其郡秩二千石景帝二年更名太守東方朔傳太守駟馬駕車一馬行春衛宏輿服志諸侯駟馬附以一馬南史柳元景兄弟亦五人並為太守時人語曰柳氏門庭五馬逶迤謝靈運為永嘉太守以五馬自隨立

五馬亭

丹陽集云昔人用五馬事多因遊遨動出處方用之如老杜賦王閬州餞蕭遂州云二天開寵餞五馬爛生花其賓主出任分矣又送李梓州五馬何時到贈嚴武五馬舊曾諳小徑送賈閣老出汝州人生五馬貴太白云五馬莫留連岑參云門外不須催五馬戎昱五馬幾時朝魏闕子厚五馬助征騑樂天五馬無由入酒家東坡鼓吹未容迎五馬介甫尚得使君驅

五馬近人於太守安居閑閣例稱五馬此理恐未安也學林新編云按陌上桑曰使君從南來五馬立踟蹰亦用五馬為使君事者也

菉竹

資暇錄曰菉竹澌澌陸璣草木疏稱郭璞云菉竹王芻也今呼為白脚蘋或云即鹿蓐草又云扁竹似小藜赤莖節高韓詩作薄音篤亦云薄扁竹則知非笋竹矣今辭賦引澌澌入竹事悞也謝莊竹贊云瞻彼中唐菉竹澌

猗便襲其謬所以昭明不預文選

吳旦生曰毛注菉王芻也竹扁竹也陸璣疏菉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青緑色高數尺然觀陸疏廣要引竹譜云淇園衛地殷紂竹箭園也淮南子云烏號之弓貫淇衛之箭傳云淇衛箘簬又云下淇園之竹以為楗又云伐淇園之竹以為矢葢淇之産竹土地所宜詩曰菉竹猗猗菉竹青青竹之初生其色緑長則緑轉而青矣卒章曰如簀言盛也則又明其為竹矣

洪容齋向主此論謂北人不見竹故毛氏分菉竹為二物以菉為王芻也

重較

猗重較兮

吴旦生曰應劭漢官儀引里語云仕宦不止車生耳馬縞古今注云文武車耳古重較也文官青耳武官赤耳或曰在車藩上重起如牛角故曰重較按周禮輿人云較兩輢上出軾者輢是兩邊植木較橫輢上

輢兩而較一若兩耳然故謂較為車耳

濊濊

楊升菴曰濊濊呼活反說文云凝流也水平則流凝杜詩江平不肯流李端詩水深難急流是也李賀詩空山凝雲頽不流

吳旦生曰升菴此等論驟看之極有風趣然按說文濊水多貌呼會切箋作濊𠙆廣韻𠙆𠙆穢同余以史記相如傳湛恩汪濊此即水多之義漢書李尋傳盪滌

濁瀸此即涸蕆之義而升菴所言又按說文瀸凝流也引詩施罛瀸瀸呼括切今行本作濊濊不从艸後見王伯厚詩攷作瀸瀸又作泧

帷裳

漸車帷裳

吳旦生曰箋帷裳童容也疏巾車云重翟猒翟安車皆有容蓋鄭司農云容謂襜車山東謂之裳幃或曰童容以幃障車之傍如裳以為容飾故或謂之幃裳

或謂之童容其上有蓋四傍垂而下謂之襜故雜記曰其輤有裧注云裧謂鼈甲邊緣是也然則童容與襜別司農云謂襜車者以有童容上必有襜故謂之為襜車也

佩觿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

吳旦生曰說文觿佩角銳耑可以解結戶圭切曲禮鄭注云漢玉佩觿皆卧蠶文自首至尾稍曲而銳夢

溪筆談云觿解結錐也芄蘭生英支出於葉間垂之正如解結錐所謂佩韘者疑古人為韘之制亦當與芄蘭之葉相似但今不復見耳

膏沐

豈無膏沐誰適為容吳旦生曰老杜新婚別云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粧正祖此意説到對君洗為更慘耳兩鈔摘腴云膏所以膏面沐盞瀋也米汁可以沐頭

魯遺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非婦人用也今之賜面脂是也唐制臘日於内殿宣賜口臘脂杜詩口脂面藥隨恩澤

首如飛蓬明明見於此詩能改齋漫録乃以左思賦為始誤矣

忘憂

西溪叢語曰毛詩伯兮篇云焉得諼草言樹之背注云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今人多用北堂萱堂於鰥居

之人然伯之暫出未嘗死也但其花未嘗雙開故有北堂之義說文萲萱藼蕿皆一字也令人忘憂通作諼據爾雅諼訓忘也因其忘故古用諼草字嵇康養生論云合歡蠲忿萱草忘憂本草云利心志令人歡喜忘憂風土記云婦人有妊佩之生男子謂之宜男陸士衡詩云焉得忘歸草言樹背與襟忘歸之義未詳

吳旦生曰古今注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丹棘丹棘一名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青棠棠字古作裳本草作唐青棠

一名合歡神農經云中藥養性合歡蠲忿萱草忘憂王朗與魏太子書云皐蘇易勞萱草忘憂束晳發蒙記云甘棗令人不惑萱草可以忘憂王融詩思君如萱草一見乃忘憂江淹雜體詩銷憂非萱草永懷寄夢寐皆得其本義琅琅可誦者也獨士衡贈從兄士光詩誤改憂作歸而注乃云不言忘憂而曰忘歸因思歸也至誤以背作胸背之背而注乃云背與襟猶前與後也葢注書不能正訛而反為之說耶代醉篇

謂士衡加一歸字正得詩人之意俱作虛字看而以歸别於憂耳此余所不信也謝氏詩源云堂北曰背堂南曰襟言前後皆樹萱其忘也

述異記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為忘憂草吳中書生呼為療愁花續博物志名鹿葱花風土記名宜男草傳玄賦作令草

木瓜

西溪叢語曰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瑶投我以木桃報

之以瓊琚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傳曰木瓜楙木可食之木也按詩之意乃以木為瓜為桃為李俗謂之假果者盖不可食不適用之物也亦猶畫餅土羮之義爾投我以不可食不適用之物而我報之以瓊玉可貴之物則投我之物雖薄而我報之實厚衛國既敗出處於漕齊威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衛人思之欲厚報之則投我雖薄而我思報之實欲其厚此作詩者之意也鄭箋以木瓜為楙木則是果實之木瓜也誤矣

吳旦生曰風人借果玉以喻投報之厚薄乃見愛慕之誠非必實有此物耳孔叢子載孔子曰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也已失其旨至謂以木為之有如假果此乃稚語而猥議鄭氏耶按草木攷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木桃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而澀而木者謂之木桃述異記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非也　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

腕華處里俗呼之為味其著華處乃臍也魚龍河圖云爪有兩蔕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蔕異矣

續博物志云木爪味酢善療轉筋陶隱居云如轉筋時但呼楙名及書上木爪字輒愈埤雅云梅望之而躅渴楙書之而緩筋理有相感不可得而詳也諺曰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投人之道宜有以益之而報人則欲其堅久故詩曰投我以木爪報之以瓊玖也瑶字乃作玖唐詩紀事載王冷然上燕公書云詩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瑶字又作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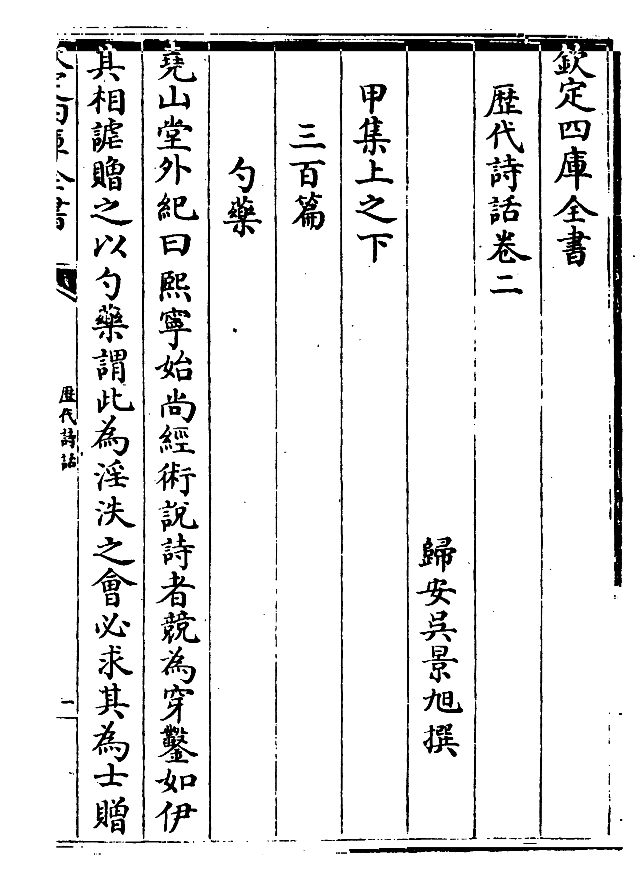
子嗟子國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丘中有麥彼留子國

吳旦生曰何元朗引小序為思賢也莊公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第二章子國毛云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者其世賢也漢世傳經有序必有所據而朱子以為婦人望其所與私

者而作蓋夫子刪詩以垂後世其有不善或存一二以備法鑒可也豈有連篇累牘盡淫蕩之語耶

歷代詩話卷一



歷代詩話卷二

歸安吳景旭撰

甲集上之下

三百篇

勺藥

蕘山堂外紀曰熙寧始尚經術說詩者競為穿鑿如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謂此為淫泆之會必求其為士贈

女乎女贈士乎劉貢父曰勺藥能行血破胎氣此蓋士贈女也視爾如荍貽我握椒則女之贈士也本草椒性溫明目暖水臟故耳聞者絶倒

吳旦生曰陸農師亦有勺藥破血欲其不成子姓之說豈以溱洧之間男女亟聚會遂相謔至此乎本草言其辟邪氣韋昭云食馬肝者合勺藥煮之馬肝至毒或誤食至死則制食之毒者莫良於勺藥故獨得藥之名耳相如子虛賦勺藥之和具而後御之注云

勺藥根主和五藏辟毒氣故合之於蘭桂五味以助諸食因呼五味之和為勺藥張衡南都賦歸雁鳴䳄黃稻鱻魚以為勺藥是乃以魚肉等物為臨食物也七發云勺藥之醬王維詩勺藥和金鼎韓愈詩五鼎調勺藥

埤雅牛亨問曰將離相贈以勺藥何也董子荅曰勺藥一名可離將別故贈之亦猶相招贈之以文無故文無一名當歸江淹別賦下有勺藥之詩正用此義

張景陽七命云和羹勺藥五臣注勺音酌藥音畧廣韻亦有二音

晞

東方未晞

吳旦生曰說文晞乾也乾上出也有光明意故通天然積陽為天故轉訓乾濕之乾耳若詩之晞訓乾正用上出本訓今人誤讀乾轉音干遠矣九歌晞爾髮兮陽之阿

豈弟

楊升菴曰魯道有蕩齊子豈弟鄭玄箋曰豈弟當作闓圛闓開也圛明也蓋與旁章發夕為對發夕侵夜而行闓圛將明而行也圛字一作曎三蒼解詁云日明曰曎字諟云雲覆暫見日曰曎古文尚書雨霽雺圛克許氏說文圛圛升雲半有半無史記相如封禪文昆蟲闓澤文穎曰闓澤皆樂也闓音愷據此闓澤即闓圛也字不同爾今文作豈弟恐非焉有淫亂之人而目之為豈弟

乎

吳旦生曰升菴經說此條殊可録余攷困學紀聞云周禮太卜注引洪範曰雨曰濟曰圛曰蟊曰尅詩齊子豈弟箋古文尚書以弟為圛正義云洪範稽疑論卜兆有五曰圛注云圛者色澤光明蓋古文作悌今文作圛賈逵以今文校之定以為圛鄭依賈氏所奏古文尚書曰涕曰圛與周禮注同

名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

吳旦生曰集韻作猗嗟顯兮謂眉目之間也西京賦眳藐流眄一顧傾城注眳眉睫之間皆言美人眉目流眄使人冥迷所謂一顧傾城也名顯冥三字古通用按爾雅釋訓云猗嗟名兮目上為名毛傳云目上為名目下為清皆有妙義丘光庭謂清者目中黑白分明如水之清亦非

岑

采苓采苓

吴旦生曰觀傳者言大苦之草想下章采苦因之耳然當是靁誤作苓說文苓卷耳草也郎丁切靁大苦也亦郎丁切箋云香草曰苓靁楚辭解蕙者苓靁香也二字連用

別按草曰零木曰落一作靁楚辭悼芳草之先靁亦作苓漢書失時者苓管子畜𡻕苓落

梅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毛氏梅枏也許氏說文枏也可食陸璣疏云梅樹皮葉似豫章枏木理細於豫章荆州人曰梅終南及新城上庸皆多樟枏終南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枏也爾雅梅枏郭璞云似杏實酢埤雅云梅至北方多變而成杏故人有不識梅者地氣使然也

吳旦生曰爾雅翼枏大木可以為舟陳文帝出枏材造戰艦即此張華云交讓木宋子京云讓木即枏也若爾雅之梅枏乃陸云似豫章者今之所謂梅乃古

和羹之梅以梅實薦饋食之籩所謂乾穛是也蜀志云蜀名梅為穛大如雁子禮記疏云穛為乾梅此則郭云似杏實酢者也豈得以釋爾雅之梅柟耶草木同名異種者甚多不可合二梅為一也

句始

古今詩話曰三字句若鼓咽咽醉言歸之類四字句若關關雎鳩在河之洲之類五字句若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之類七字句若交交黄鳥止于棘之類其句法

皆起於三百五篇也

吳旦生曰唐劉存以交交黄鳥止于棘為七言之始宋王得臣議其合兩句以言悞也余觀諸家論七言當以始於垓下而柏梁祖之之說為正亦如四言之始韋孟五言之始蘇李是要其全體而言其或推原經史乃間出一二語耳近文太青云三百篇往往有俳偶語葛覃則是刈是濩為絺為綌草蟲則喓喓草蟲趯趯阜螽柏舟則覯閔既多受侮不少碩人則鱣

鮪發發葭菼揭揭氓則言笑晏晏信誓旦旦黍離則行邁靡靡中心揺揺吉日則發彼小豝殪此大兕後世律詩之祖余以風人何意此乃後人意智所及偶一拈示要非有礙若夫傅長虞之取而為集句王弇州之又取而為摘句難乎其為風雅矣

夏屋

楊升菴曰夏屋渠渠古注屋具也字書夏屋大俎也今以為屋居非矣禮周人房俎魯頌籩豆大房注大房玉

飾俎也其制足間有横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故曰房俎也以夏屋為居以房俎為房室可乎又禮童子幘無屋亦謂童子戴屋而行可乎

吳旦生曰鄭箋言於我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升菴葢本此意而為言也按崔駰七依說宮室之美云夏屋渠渠文選靈光殿賦注引七依作蘧蘧檀弓見若覆夏屋者矣注夏屋今之門廡其形旁廣而卑正義殷人以來始屋四阿夏家之屋唯兩下而已

無四阿如漢之門廡據此又與毛氏夏訓大之義異矣

燕禮疏四向流水曰東霤考工記之四阿上林賦之四注也兩下屋曰東榮檀弓之夏屋也士冠禮注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為夏屋

月日

一之日觱發二之日栗烈

吳旦生曰其所以變月而言日毛氏未明指其故張

氏集傳云七月言月皆夏時而以周正為一之日可見熏存之法則又穿鑿矣後見王荆公詩說云彼曰七月九月此曰一之日二之日何也陽生矣則言日陰生矣則言月四月正陽也秀葽言月何也以言陰生也陰始於四月生於五月而於四月言陰生者氣之先至者也解最精當大易臨至於八月有凶復七日來復程氏云陽極於九而少陰生於八陰之義配月陰極於六而少陽復於七陽之義配日與時同意

鵙

七月鳴鵙

吳旦生曰爾雅作博勞易通卦驗作搏勞左傳作伯趙樂府作百勞孟子鴃舌之聲離騷鶗鴂先鳴王逸注一名買鶬字書有鶪鴂蘇林音殄絹師古音弟桂月令仲夏曰鵙始鳴王肅云七月之七當為五古文五字似七故誤楊升菴謂合於月令呂氏春秋注博勞夏至日磔蛇於樹然後食王充論衡博勞食蛇物理論鵞飛則蜮沈鵙鳴則蛇結信惡鳥也以夏至來冬至去似鸜鵒五更輒鳴江南謂

之鳥蜀中名駕犂滇中名鐵鸚哥又名榨油郎好
掠人冠巾俟鷹飛輒擊百鳥亦畏之俗又呼為鳳凰
皂隸禽經云伯勞飛不能翱翔直刺而已性好單棲
其飛也㚇其聲嗅嗅易緯云鷐必匹飛鵙必單棲故
古樂府以東飛伯勞為興

蟋蟀

十月蟋蟀入我牀下

吳旦生曰張文潛言三百篇雖云婦人女子小夫賤

隸所為要之非深於文章者不能作如七月在野以下皆不道破至十月入我牀下方言是蟋蟀非深於文章者能之乎余觀阮嗣宗詠懐詩開秋兆凉氣蟋蟀出床幃是又以秋初開即鳴床幃不待十月葢傷時變之急矣

改歲

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呉旦生曰十月而言改歲一云歴元始於冬至卦氣

起於中孚周以十一月為正葢本此則是舉周正而鑿說也後見困學紀聞云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祭義於三月云歲既單矣言蠶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此論極佳

鬱薁

六月食鬱及薁

吴旦生曰注云鬱棣屬即白移也以其似棣故曰棣屬又謂之車下李又謂之唐棣薁即郁李也郁薁同

音注謂之薁蘡葢其實似蘡薁即含桃也晉宫閣銘曰華林園中有車下李三百一十四株薁李一株車下李即鬱也白移也唐棣也即論語所謂唐棣之華偏其反而也埤雅云其華反而後合凡木之華皆先合而後開惟此華先開而後合也薁李即郁李也薁也常棣也即小雅所謂常棣之華鄂不韡韡也埤雅云此華上承下覆甚相親爾者常而已矣故曰常棣也

常棣字或作棠棣亦誤今小木中却有棣棠黄花緑莖而無實其葉似棣

剝棗

八月剝棗毛氏本注剝擊也陸德明音普卜反

吳旦生曰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為上是也字書剝擊也與撲同撲亦音普卜切杜子美詩堂前撲棗任西鄰得豳風之遺意王荆公新經不依注釋乃作解云剝者剝其皮而進之所以養老也後從蔣山郊步至民家問其翁安在曰去撲棗始悟前非即具奏乞除去十三字故今

本無之然荆公從村野之口以證經解獨不記有杜詩何也

八穀

隨隱漫録曰書稱后稷播時百穀周禮農貢九穀晉志有八穀孟子云樹藝五穀百穀繁莫克知九穀黍稷稻梁菰大小豆麥麻八穀即詩之黍稷稻梁禾麻菽麥獨五穀鄭注云黍稷菽麥麻趙岐云黍稷菽麥稻日用所急莫如稻岐說為是黄帝用黍制律積六十四黍為圭

準之黍類苜蓿差小宜釀酒杜預謂菽為豆唐本草舊注云稷即穄也

吳旦生曰陳隨隱謂百穀繁莫克知余觀楊泉物理論云梁者黍稷之總名稻者既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穀各二十種為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為百穀故詩曰播厥百穀

周禮又以稌一作稻黍稷粱麥苽為六穀

列星圖有八穀八星之說一主稻二主黍三主大麥

四主大豆五主小豆六主小麥七主粟八主麻子一

星亡一穀不登

陳隨隱引八穀稻粱詩乃作重穋字注謂先種後熟

曰重後種先熟曰穋按種稑石經作重穋說文長箋

云因俗讀種為種故去禾避之能避而不能正亦為

不善避矣左傳余髮如此種種猶言比晚禾之短也

俗讀若種無義因而二字交互通誤如潘岳藉田賦

后妃獻種稑之種謬書種穋之種楊升菴亦引說文

云禾邊作種是種稑之種禾邊作種是種植之字今人混之久矣

綢繆

綢繆牖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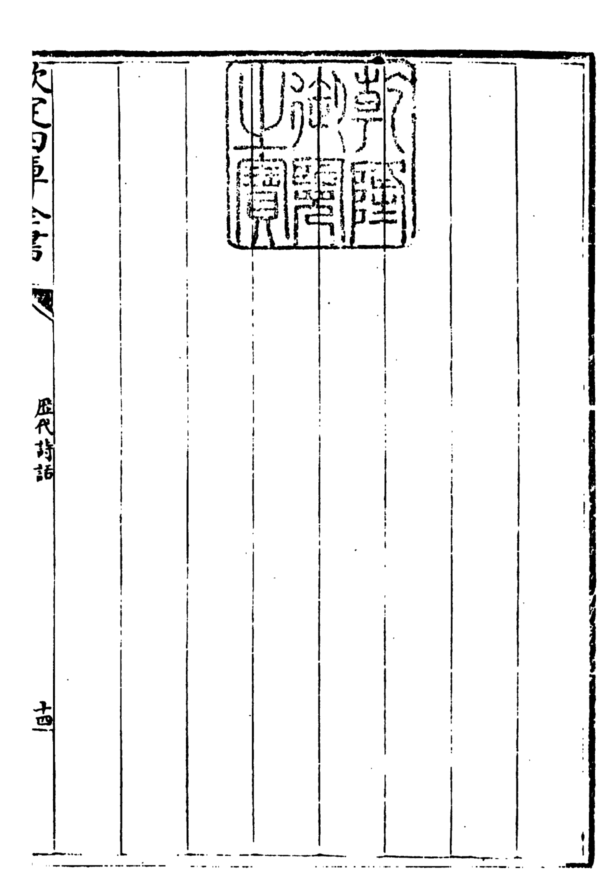
吳旦生曰綢繆注云纏綿也王仲宣詩綢繆清燕娛五臣注云綢繆親重貌吳季重答東阿書是何慰喻之綢繆乎注云綢繆殷勤之意也楊升菴謂古婦人長帶結者名曰綢繆

垤

鸛鳴于垤

吴旦生曰毛注以垤為螘塚將陰雨則穴處者先知之丘光庭云此垤不得為蟻塚葢土之隆聳近水者

按左傳屨及于窒皇謂寢門闕也又葬于垤皇謂墓門闕也凡闕者聚土為之故知此垤謂土之隆聳近水者若坻沚之類也鸛水鳥天將雨則鳴於隆土之上若以垤是蟻上於塚則鸛鳴竟於何處


乾隆御覽之寶

歷代詩話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歷代詩話卷三至五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主事銜臣徐以坤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錄監生臣李清登

歷代詩話卷三

歸安吳景旭撰

甲集中之上

三百篇

鹿鳴

鄭漁仲曰當漢之初去三代未逺雖經生學者不識詩而太樂氏以聲歌肄業往往仲尼三百篇瞽史之徒例

能歌也東漢之末禮樂蕭條雖東觀石渠議論紛紜無補於事曹孟徳平劉表得漢雅樂郎杜夔夔老矣久不肄習所得惟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篇而已太和末又失其三左延年所得惟鹿鳴一笙每正旦大會太尉奉壁羣臣行禮東廂雅樂常作者是也古者歌鹿鳴必歌四牡皇皇者華三詩同節故曰工歌鹿鳴之三而用南陔白華華黍三笙以贊之然後首尾相承節奏有屬今得一詩而如此用可乎至晉室鹿鳴一篇又無傳矣自

鹿鳴一篇絶後世不復聞詩矣

吴旦生曰漢書王褒為益州刺史命王褒作中和樂職選好事者依鹿鳴習而歌之時氾鄉侯何武為童子選在歌中觀此則漢世聲歌之道尚能傳肄使齊魯韓毛四家不尚訓義而相習以聲則三百篇當至今可歌也

盬

王事靡盬

吴旦生曰鹽亦鹽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灌畦自結成者不經久而易壊故訓不堅固按周禮鹽人共其苦鹽讀為盬謂鹽不鍊治也䳒羽注鹽不攻緻曰盬葢海鹽鍊治後成其鹽難壊池鹽出水即成而易壊即所謂不攻緻不堅固也

漢書食貨志云猗頓用盬鹽注盬鹽池也於盬造鹽故盬音古水經注云本司鹽都尉治領兵一千餘人守之周穆王漢章帝並幸安邑而觀鹽池後罷尉司

分猗氏安邑置縣以守之

鄂不

棠棣之華鄂不韡韡楊升菴曰不風無切鄭玄云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是也不古與柎同又作跗曹憲曰鄂花苞也今作蕚詩疏云花下有蕚蕚下有跗華蕚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由花以覆蕚蕚以承華華蕚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唐明皇宴會兄弟之處曰花蕚樓取此也注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

背詩義亦且背字義矣按東晳詩白華朱萼被於幽薄白華絳趺在陵之陬白華玄足在陵之曲其曰萼趺足皆可證詩疏意其字作柎跗趺又作足者花之足猶人之足也

吳旦生曰周易震為旉旉之為言布也震於東方為春草木之萌始布也古文作旉今文作華葢花之蔕也陸機文賦彼瓊敷與玉藻瓊敷即瓊華鄒潤甫游仙詩紫芝列紅敷敷字書作跗古詩紅萼青跗定滿

枝字又作荂莊子折揚皇荂通作華易枯楊生華老婦得其士夫夫與華為韻也左傳華不注山讀作入聲甚誤古不字讀作缶音或俯音并無作逋骨切者今讀如卜乃俗音耳惟伏琛言此山孤秀如花跗之注於水矣李太白詩昔我游齊都登華不注峯兹山何峻秀彩翠如芙蓉即我郡有餘英餘不二溪盖因梅溪苕溪其流相通故曰餘英餘不義可見矣若作方鳩切則本注說文不烏飛上翔不下來也與溪水全

不相涉

嚶嚶

伐木丁丁鳥鳴嚶嚶出自幽谷遷于喬木

吳旦生曰古今注謂禽經稱鶯鳴嚶嚶要是後人附會非詩本意東皐雜錄云鄭箋嚶嚶兩鳥聲正文與注皆未嘗及黃鳥自白樂天作六帖始類入鶯門中又作詩如谷幽鶯暫遷之類後人多祖述用之也野容叢書云觀張平子東京賦雎鳩麗黃關關嚶嚶然

則以嚶嚶為黃鸝用自漢已然不可謂自樂天始也嘉話錄云今謂進士登第為遷鶯者久矣蓋毛詩伐木篇並無鶯字頃歲省試早鶯求友詩又鶯出谷詩別書固無證據斯大誤也緗素雜記云宋景文詩晚執谷鶯朋友動杏園初日待鶯遷王荆公詩鶯猶尋舊友又曲名喜遷鶯者皆循習唐人之誤也惟漢梁鴻思友人詩鳥嚶嚶友之期念高子僕懷思南史劉孝標廣絕交論嚶嚶相名星流電激是真得毛詩之

意余觀袁海叟答江漸詩谷鳥嚶其鳴求友聲亦屢

況生蒸民間豈不念明助此真是毛詩疏語

笙詩

江鄰幾雜志曰南陔白華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

歌也有其義亡其辭非失亡之亡乃無也

吳旦生曰古文無字類作亡鄭康成以為及秦之世

而亡之東廣微為作補亡皆是誤讀亡字耳儀禮疏

云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即亡葢所謂歌者有其

辭所以可歌如魚麗嘉魚關雎以下是也無其辭者不可歌故以笙吹之南陔至於由儀是也按儀禮鄉飲酒及燕禮笙入於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又曰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六詩皆主於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則笙與歌之異也字書云漢律歷志亡射列子亡所不為相如賦亡是公並音無秦時始以蕃緐之緐為有无之无詵文緐文甫切今借為有無字古經書皆篆文秦變篆

為隸者改之字形詩書周禮春秋禮記論語本皆用无字乃變篆為隸者改之惟周易首尾盡用无字葢變隸時不曾改易不在焚之數亦不得而改至於亡字亦有存而不改者論語有若亡亡而為有人皆有兄弟我獨亡不如諸夏之亡也以上數亡字獨不改者葢變隸時誤讀為存亡之亡故存而不改也

如晉侯享叔孫豹金奏三夏工歌六詩三夏者樂曲名擊鐘而奏亦以無辭故金奏之若文王六詩則工歌之矣故南陔以下亦謂之奏然則皮襲美之補肆夏與柬廣微之補六亡詩同一誤不知肆夏乃金奏六亡乃笙奏有何辭之可補哉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釋曰陔隴也言南者南方養萬物也

吳旦生曰東廣微補亡云循彼南陔言采其蘭又云循彼南陔厥草油油其語意皆從隴字而生也按困學紀聞云陔當訓戒鄉飲酒燕禮賓醉而出奏陔夏鄭氏注陔之言戒也以陔為節明無失禮又泊宅編云陔何以有戒意據周官械夏儀禮作陔字則陔通

於㭗且辰窮於亥是戒之時也漢制攷云鐘師㭗夏注杜子春云㭗讀爲陔鼓之陔疏漢有陔鼓之法據此則陔字別自有義廣徵不契勘耳

栲杻

南山有栲北山有杻

吳旦生曰栲去九切說文作㰐从尻爲聲草木疏云許慎讀栲爲糗今人言考失其聲也爾雅栲山樗疏亦云許讀爲糗徐鉉注說文作若浩切不攷之罪也

況栲與杻合韻乃正讀非叶也舊叶音口

杻檍也字書云檍梓屬此木枝葉可愛二月花白子似杏今官園種之取萬億之義改名萬歲樹謝朓詩風動萬年枝正指此也何晏景福殿賦綴以萬年注云晉武帝華林園有萬年樹二十四株江左謂之冬青樹唐詩青松忽似萬年枝三體詩注以為冬青韓子蒼冬青詩無人識是萬年枝凡此皆謬

元老

方叔元老克壯其猷
吳旦生曰鹽鐵論引此詩而云商師若烏周師若荼
葢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甫草

東有甫草
吳旦生曰吕氏春秋九藪梁之圃田爾雅十藪鄭有
圃田穆天子傳天子里甫田之路東至於房水經注
云渠水自河與沛亂流東滎澤北東南分沛歴中牟

縣之圃田澤北與陽武分水澤多麻黃草故述征記曰踐縣境便覩斯卉窮則知踰界詩所謂東有甫草也皇武子曰鄭之有原圃猶秦之有具囿也按澤在中牟縣西西限長城東極官渡北佩渠水東西四十許里南北二十許里中有沙岡上下二十四浦津流逕通淵潭相接各有名焉水盛則北注渠溢則南播故竹書紀年梁惠成王十年入河水於甫田又為大溝而引甫水者也

鄭氏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王伯厚謂宣王封弟友於鄭在畿内咸林今華州鄭縣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之中牟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葢指東遷後鄭言之

動靜

隨意漫錄曰蕭蕭馬鳴靜中有動也悠悠旆旌動中有靜也

吳旦生曰舒王以風定花猶落對鳥鳴山更幽謂上句靜中有動下句動中有靜猶不失三百篇意至於杜子美詩風含翠篠娟娟淨雨裛紅蕖冉冉香上句風中有雨下句雨中有風楊誠齋詩綠光風動麥白碎日翻池上句風中有日下句日中有風方斯蔑矣梁書王籍入若耶溪詩蟬噪林逾靜鳥鳴山更幽顏之推云蕭蕭馬鳴悠悠旆旌毛傳言不諠譁也每歎此解有情致籍詩生於此意耳何氏語林謝貞八歲為春日閒居詩從舅王筠云如風定花猶落乃追步惠連矣則荆公取二梁時句以作對

諧聲

夢溪筆談曰古人諧聲有不可解者如玖字有字多與李字協用慶字正字多與章字平字協用如詩或羣或友以燕天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終三十里十千維耦自今以始歲其有君子有穀詒孫子陟降左右令聞不已膳夫左右無不能止魚麗于罶鰋鯉君子有酒旨且有如此極多又如孝孫有慶萬壽無疆黍稷稻粱農夫之慶惟其有章矣是以有慶

矣則篤其慶載錫之光我田既臧農夫之慶萬舞洋洋
孝孫有慶易曰西南得朋乃與類行東北喪朋乃終有
慶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班固東
都賦彰皇德兮侔周成永延長兮膺天慶如此亦多今
廣韻中慶一音卿然如詩之未見君子憂心怲怲既見
君子庶幾式臧誰秉國成卒勞百姓我王不寧覆怨其
正亦是怲正與寧平協用不止慶而已野客叢書曰古
人諧聲似此甚多如野字音多與羽字音協家字音多

與居字音協如詩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鹿麌麌曰鶴鳴于九臯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曰鴻雁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勞于野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是野字與羽字音協之例也曰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曰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曰昏姻之故言就爾居爾不我育復我邦家是家字與居字音叶之例也蔡寛夫詩話曰秦漢以來字書未備既多假借而

音無反切平側皆通用如慶雲卿雲皐陶咎繇之類大率如此詩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燕燕于飛下上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皆以為協聲野客叢書曰來字協思字者非來字是釐字耳如匡衡詩曰莫學詩匡鼎來匡説詩解人頤是亦以來字協詩字今吳人呼來為釐猶有此音南字協音字者非南字是吟字耳如文選賈謐詩曰昔與二三子游息承華南拊翼同枝條翩然各異尋是也因考毛詩以下字協故字

者是户字耳家字協蒲字者是孤字耳慶字協陽字者是羌字與卿字耳如詩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曰予所蓄租予口卒瘏曰予未有室家曰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萬壽無疆之類是也洪景伯隷釋曰周官注莪儀二字皆音俄詩以實維我儀協在彼中河樂且有儀協在彼中阿太玄亦以各遵其儀協不偏不頗左傳音蛾作蟻徐廣音檥船作俄漢碑凡蓼莪皆作蓼儀而司隷魯峻碑又作蓼義野客叢書曰

此猶商之阿衡或為倚衡猗衡之例也葢古者率多以阿猗我義等字同為一音賈誼鵩賦請問於服予去何之吉乎告我凶言其菑淹速之度兮語予其期兮彭傳與人歌我有枳棘兮君伐之我有蟊賊兮君遏之狗吠不驚足下生莛含哺鼓腹焉知凶災是以災字協時字音則災字合讀為緇漢人書災為菑正此音也觀菑災字協時字則知古人不獨以來字協釐字其二音亦本通用如此

吳旦生曰觀沈存中蔡寬夫洪景伯三人之言而王勉夫諄諄皆有以推衍之可見古人協字當時必有其音自别有理況三百篇為詩祖即為韻祖乎詩家

直說云古之詩韻如三百篇協用者西北有高樓上與浮雲齊是也如洪武韻互用者灼灼園中葵朝露待日晞是也如沈韻拘用者有鳥西南飛熠熠似蒼鷹是也漢人用韻參差沈韻始為嚴整早發定山尚用山先二韻及唐取士遂為定式楊誠齋云今之禮部韻乃是限制士子成文不許出韻因難以見工爾至於吟咏性情當以國風離騷為法又奚禮部韻拘之哉

未渠央

古音畧曰夜未央注未渠央也渠本作詎說文詎猶豈也字林未知詞也言未便至夜分也張儀傳云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注音詎古字少假借用之也又作巨漢書公巨能入乎

吳旦生曰升菴引渠作詎則未詎二字連用何義余按左思魏都賦其夜未遽庭燎晣晣南史高爽題鼓詩面皮如許大受打未遽央野客叢書云今渠字多

作平聲用然庭燎詩注渠其據切當呼遽謂夜未遽盡也古樂府王融三婦豔詩曰丈人且安坐調絃未遽央長安狹斜行曰丈夫且徐徐調絃詎未央淵明詩壽考豈渠央魯直詩木穿石槃未渠透並合呼遽史記尉佗曰使我居中國何渠不若漢班史作何遽不若漢益可驗也

聰

祈父亶不聰

吳旦生曰宋時黃安中為神宗講詩至祈父之卒章上問曰獨言聰而不言明何也黃曰臣未之思上曰豈非軍事尚謀聰作謀故耶一日講詩至噫嘻振鷺豐年又問曰有祈則有報間之以振鷺何也黃對曰得四海之驩心以奉先王是以獲豐年之應此則從來說家所未及

歴代詩話卷三

歷代詩話卷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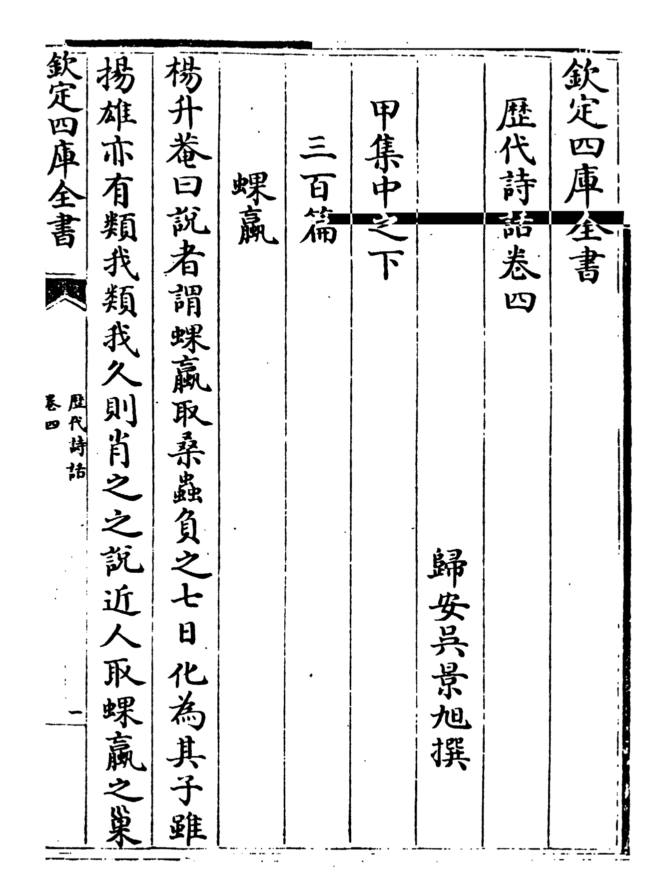
歸安吳景旭撰

甲集中之下

三百篇

蜾蠃

楊升菴曰說者謂蜾蠃取桑蟲負之七日化為其子雖揚雄亦有類我類我久則肖之之說近人取蜾蠃之巢



毀而視之乃自有卵細如粟寄螟蛉之身以養之其螟蛉不生不死蠢然在穴中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益長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又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色之似瓠之細腰者曰蒲蘆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蘆正如緌草緌鳥皆名以鷗青黑之㷉青黑之鳩皆名以雛也中庸曰政也者蒲盧也即蜾蠃也謂當以善養而成之如蒲盧然乃與詩義合

吳旦生曰蜾蠃說文作蠣蠃一曰虒蝓陶隱居謂蜾

羸自生子如粟粒捕取螟蛉以飼其子非以螟蛉為子也彭乘亦謂其類有三銜泥營巢於室壁間者名蜾蠃穴地為巢者名蠮螉窠於書卷或筆管中者名蒲盧名既不同其質狀小大亦異蜾蠃蒲盧即捕桑蠖及小蜘蛛之類蠮螉惟捕蟰蛸與蟋蟀耳捕得皆螫殺去其足置穴中生子其上以泥隔之旬日子大能飛而諸蟲盡矣此升菴之說所自出而車若水亦有蜾蠃大螟蛉枯非變化之語然而子非已出呼為

螟蛉其來尚矣董仲舒斷甲無子養非所生即引螟
蛉有子螺蠃負之之義南史宋明帝負螟之慶言廢
帝非所生也北史胡叟養子字螟蛉
按中庸蒲盧即蒲葦耳若以為螺蠃如何說地道敏
樹升菴以為即螺蠃誤矣然余觀埤雅云中庸蒲盧
亦或謂之螺蠃今蒲其根著在上而浮蔓常緣於木
故亦或謂之螺蠃也據此特借其名稱之而非即螺
蠃之謂唐敬括蒲盧賦云究政化之所歸於蒲盧而

可見全篇以為蟲屬恐非大戴禮雉入淮為蜃曰蜃蒲盧也謂蚌也亦借稱耳

鸒斯

弁彼鸒斯

吳旦生曰鸒說文楚烏秦謂之鴉食物本草云慈鴉又名孝烏詩謂鸒也野客叢書云鸒烏名也斯者語辭如曰螽斯鷺斯之類而劉孝標乃謂烏名鸒斯失矣古雋考畧云猶蕭斯柳斯之類後不察而又作鸒

鱖則以斯从鳥矣若然則螽斯之斯當从虫鹿斯之斯當从鹿有是理乎余因觀釋烏云鸒斯鵯鶋法言云頻頻之黨甚於鸒斯埤雅云鸒斯烏之不能反哺者阮嗣宗詩云鸒斯蒿下飛此皆沿襲之謬耳而董氏以為禽經有鸒斯非為語辭則又何也

桑梓

漫叟詩話曰詩三百篇各有其旨傳註之學每失其本意而流俗狃習不知變通尚多若維桑與梓必恭敬止

則以桑梓人賴其用故養而成之莫肯陵踐有恭敬之道父子相與豈特如人之視桑梓今乃言父母之邦者必稱桑梓非也

呉旦生曰李賛皇平泉記維桑與梓必恭敬止言其父所植也此本毛氏言桑梓父母所植尚且必加恭敬自添出父母所植便不止為蠶食器用之物後人因以桑梓為鄉里耳王勉夫亦證其非然自東漢以來乃以桑梓為鄉里用矣

維夏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

吳旦生曰先儒謂周正建子以十一月斗指於子故周正取此也今觀四月而稱夏六月而稱暑往則是周之建寅也如以建子論之則二月方春中四月暑便退乎故六月棲棲謂當夏興師非司馬法亦足証也如采薇諸什乃遣役勞還之詩今年春暮行而曰昔我往矣楊柳依依又曰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此合

建寅之春暮也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故曰有杕之杜有睆其實日月陽止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至故曰今我來歸雨雪霏霏今我來思雨雪載塗又曰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此合建寅之秋春與十一月也他如七月而流火十月而震電種皆與建寅相合則知周正非建子而諸儒多承譌矣禮經之月令書經之洪範春秋之春王正月論語之曽點暮春孟子之春耕秋斂無一不與建寅相合

也

魏了翁正朔考云商正建丑周正建子者改正朔不改月次也正朔之改示一代之興各有所尚也月次之不可改四時之序不可紊也紊之則時命乖張民聽疑惑雖耕耘斂藏亦失其候堯典所謂敬授人時萬世不可易也夫正朔迭尚不過新民視聽如大朝會大典禮尊用此日名曰歲首太史公所謂朝以十月者是其例也世儒謂商周旣改正朔併其月次亦

應遞改此臆度之過也易臨卦所謂八月者指觀而言也觀之為卦其畫四陰其辰在酉曉然夏之八月也書伊訓元祀十有二月奉嗣王祗見厥祖太甲三祀十有二月伊尹以冕服奉嗣王歸于亳夫初見厥祖重事也故以改元之歲首歸亳亦重事也故以三祀之歲首然而仍稱十有二月則殷人未嘗改十二月為正月也詩正月繁霜四月維夏六月棲棲此為夏正無疑至十月之交則十一月矣是周人朔月也

故曰朔日辛卯正朔日食古人所忌故曰亦孔之醜則周人以十一月為朔月未嘗改為正月也又七月之五章自五月數至十月而繼之曰為改歲是以十一月為歲首未嘗改為正月也周官凌人十有二月斬氷與月令季冬之月命取氷相合不惟時皆夏正而月亦夏正矣正月之吉始和縣法觀象夫以夏正言之建寅之月也三陽既交斯謂之和又黨正四時之孟月吉日則屬民而讀法夫言孟月則夏正建寅

之月非周正建子之月明矣左傳夏四月鄭祭足帥師取周之麥秋又取周之禾其為夏正明白如此六經之外先秦他古書及秦漢以後正史凡所書月皆夏正也呂氏月令所言時令則夏時也岐伯素問所言月候則夏月也竹書紀年言三代之正月則皆建寅也秦正建亥漢仍秦舊太史公作史記書十月於每年之首班固作漢紀書秋九月於每年之終所謂春正月者自在年中不改稱謂至武帝太初元年正

歴法以正月為歳首明年所書始以春正月起之而冬十二月終之魏明帝以建丑為正幷改三月為孟夏餘皆遞改而郊祀蒐狩頒宣時命則以寅為正二者交互徒惑民聽行之未幾復用夏正唐武氏以十一月為正月以十二月為臘月以正月為春一月自二月以後不能易其次也

鼓鐘淮上

鼓鐘將將淮水湯湯

吳旦生曰朱子謂此詩之義未詳而引王氏以釋之

按小序刺幽王也幽王鼓鐘淮上失禮之甚賢者為之憂傷鄭箋引孔子云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鼓鐘淮上正是嘉樂野合見其失禮處故末章盛言瑟琴笙磬可見金和玉節調音協舞此何等嘉樂而陳之淮上耶朱子言詩有意變易序箋故耳

田祖

以御田祖

吴旦生曰毛傳謂田祖即神農按山海經蚩尤作兵伐黄帝黄帝乃令應龍攻之兾州之野應龍畜水蚩尤請風伯雨師縱大風雨黄帝乃下天女曰魃雨止遂殺蚩尤魃不得復上所居不雨叔均言之帝後置之赤水之北叔均乃為田祖注云主田之官即引詩曰田祖有神據此則叔均亦得稱田祖也

山海經又云后稷之孫曰叔均是始作牛耕注用牛犂也則耕之用牛亦自叔均始矣賈勰齊民要術云

趙過始為牛耕實勝耒耜之利崔實政論云漢武帝以趙過為搜粟都尉教民耕植其法三犂共一牛一人將之下種挽樓皆取備焉王伯厚漢制攷云周時未有牛耦耕至漢時搜粟都尉趙過始教民牛耕周益公云竊疑耕犂起於春秋之間故孔子有犂牛之言而弟子冉耕亦字伯牛月令季冬出土牛示農耕早晩賈誼新書劉向新序俱載鄒穆公曰百姓飽牛而耕暴背而耘大率在秦漢之際何待趙過過特教

人稱省費省而功倍爾余初見此言竊意伯厚亦未
攷及叔均耶及觀困學紀聞亦伯厚所著則且首引
之矣

興雨

野客叢書曰顔氏家訓引班固靈臺詩祈祈甘雨之句
以為有渰萋萋興雲祈祈當是興雨俗寫誤耳趙明誠
又據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之語謂毛詩本作雲字後
來作雨因顔而改洪氏又引左雄傳興雨祈祈以證此

語非起於顔氏僕觀雄之先鹽鐵論亦有是語然前漢食貨志作興雲祈祈要之雨雲無定論孔穎達正義謂定本作興雨或作興雲誤也

吳旦生曰呂氏春秋作有晻凄凄興雲祈祈則其來更在數書前矣王荆公詩雲之祈祈或雨于淵雲之祈祈或雨于野亦本前人語耳按毛傳云渰陰雲貌張協雜詩有渰興南岑故文通擬黄門苦雨詩有渰興春節皆言雲興之意五臣注以有渰為雨師大

謬余最愛埤雅云渰水氣之雲也為得雲族而雨景象

雙聲疊韻

升菴外集載皮日休云毛詩𩿨鴦在梁又螮蝀在東即後人疊韻之始予謂此乃偶合之妙詩人初無意也若文選宋玉風賦炫煥爍爛張衡西京賦之睚眦蠆芥上林賦之玢豳文鱗左思吳都賦之檀欒嬋娟則詞人好奇之始耳南史有積日失適亦疊韻

吳旦生曰皮日休雜體詩序詩云螮蝀在東又曰𩿨

鶩在梁雙聲起於此也潘子真詩話亦載皮日休云蝃蝀在東鴛鶩在梁雙聲興焉而升菴引為疊韻之始何也雙聲與疊韻葢自有別古人辨之詳矣蔡寛夫詩話云聲韻之興自謝莊沈約以來其變日多四聲中又別其清濁以為雙聲一韻者以為疊韻葢以輕重為清濁耳所謂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是也珊瑚鉤詩話云皮日休謂踈杉低通灘冷鷺立亂浪此雙聲也陸龜蒙謂膚愉吳都姝眷戀便殿宴此疊韻

也韻語陽秋云如王融所謂園蘅炫紅蘤湖荇燡黄華温庭筠所謂棲息銷心象簷楹溢豔陽皆效雙聲而為之也陸龜蒙所謂瓊英輕明生竹石滴瀝碧皮日休所謂康莊傷荒凉坐虜部伍苦皆效疊韻而為之也學林新編云南史謝莊傳王元謨問莊何者為雙聲何者為疊韻答曰互護為雙聲磝碻為疊韻其

按古人以四聲為切韻紐以雙聲疊韻必以五音為定葢謂東方喉聲為木音西方舌聲為金音南方齒

聲為火音北方脣聲為水音中央牙聲為土音也雙聲者同音而不同韻也疊韻者同音而又同韻也互護同為脣音而二字不同韻故謂之雙聲㪣碻同為牙音而二字又同韻故謂之疊韻若彷彿熠燿騏驎慷慨咿喔霡霂皆雙聲也若侏儒童蒙崆峒巃嵸螳螂滴瀝皆疊韻也廣韻曰章灼良略是雙聲灼略章良是疊韻又曰斤剔靈歷是雙聲剔歷斤靈是疊韻舉此例則諸音皆依此而紐之可以定矣沈存中論

詩之用字曰幾家村草裏吹笛隔江聞幾家村草吹笛隔江皆雙聲也某按村字是脣音草字是齒音吹字是脣音笛字是齒音此非同音字不可謂之雙聲也存中又曰月影侵簪冷江光逼履清侵簪逼履皆疊韻也某按侵字是脣音簪字是齒音逼字是脣音履字是舌音既非同音字而逼履二字又不同韻不可謂之疊韻也某按李羣玉詩曰方穿詰曲崎嶇路又聽鉤輈格磔聲詰曲崎嶇乃雙聲也鉤輈格磔乃

疊韻也

景行

西溪叢語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言人有景行當效而行之如山之高當仰之今人書簡有使景仰者疎矣魏文帝書云高山景行深所慕仰為是任彦昇太宰碑云瞻彼景山肅然望慕雖引詩陟彼景山然不出景行高山之意也

吳旦生曰黄山谷謂俞清老作景陶軒名為未當景

明也高山則仰之明行則行之自魏晉間所謂景莊景儉等從一人差悞遂相承謬王勉夫云此謬自漢已然非始於魏晉也東漢劉愷傳曰今愷景仰前修注景慕也則知此謬其來尚矣近東坡亦承此謬孫巨源作景疏樓坡有詩曰不獨二疏為可慕他時當有景孫樓

青蠅

埤雅曰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故詩以青蠅刺讒而

雞鳴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也蒼蠅其大者今俗謂之

麻蠅

吳旦生曰說文營營青蠅蟲之大腹者趙凡夫箋云奚即鼃類訓大腹同類也从黽从虫近於黽鼃黽也鼃之類謂之田雞亦曰水雞猶秋蛩曰莎雞酸蟲曰醯雞俗因但以呼蛸𧌒蛆蠅之蠅或曰青蠅或曰蒼蠅於是說詩者悞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與小雅營營青蠅為一物謬甚不然不惟其鳴不類亦非其時是故

鳥獸草木之名未可以細而忽之也蒼蠅之蠅乃黽字加虫轉注無疑

埤談云圖經蠅似蝦蟆背青綠色俗謂之青蛙亦有背作黃文者謂之金線蠅陶隱居云大腹而脊青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爾雅所謂在水曰黽是也又一種黑色者南人呼為蛤子食至美即所謂水雞是也漢書武帝欲除上林苑東方朔諫曰土宜薑芋水多蠅魚貧者得以家給人足無飢寒之憂師古注蠅

即蛙人取食之霍山曰丞相擅減宗廟羔菟鼃師古注羔菟鼃所以供祭也古時祭宗廟給食皆用鼃矣本草鼃無毒蝦蟆有毒即今所謂癩黑麻陳晦伯云蛙與蝦蟆二物本草分條載之是矣御覽孔帖爾雅翼通志畧混而一之俱誤

臺笠

臺笠緇撮

吳旦生曰毛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鄭箋臺夫

須也以臺皮為笠王勉夫引謝玄暉詩臺笠聚東菑注臺禦日笠禦雨是為二事木毛說麴信陵詩臺笠冒山雨渚田耕荇花以臺笠對渚田是為一事本鄭說考孔穎達正義臺可為笠則一也余按草木考云臺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可為衣以禦雨今人謂之蓑衣是也嚴粲云以莎草為衣則謂之蓑莎為草名蓑為衣名山海經云三危之山有獸其豪如被蓑郭氏亦謂蓑被雨草衣則蓑但可為衣不可為

笠所稱臺笠自謂臺與笠爾不必合為一物

滮池

滮池北流浸彼稻田

吳旦生曰毛注滮流貌選詩滮池溉稻粳全用其意左思魏都賦時梗概於滮池注又訓滮池渟水處言大概落於滮池也水經注云鄗水又北流西北注與滮池合水出鄗池西而北流入於鄗世傳以為水名寰宇記云渭水西自京兆鄠縣流入長安漢建元三

年造便橋跨渭斯滮池之別名西北合渭水按說文作滮池音呼池漢書作虖沱史記作嘑池周禮作虖池禮記作呼池注作惡池音烏沱秦詛楚文作亞駝亞與惡通漢章有周惡夫印乃周亞夫也駝徒何切山海經作灌池說文今之䧅跎字作差池徐鍇云江別流為沱沱沼同此別作池非

歷代詩話卷四